

美丽无罪

美丽无罪

彭祖贻 著 ● 鹭江出版社

「蓝斗篷」侦探系列



〔闽〕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丽无罪/彭祖贻著. —厦门:鹭江出版社, 1999. 8
(“蓝斗篷”侦探系列)

ISBN 7-80610-741-X

I. 美… II. 彭… III. ①中篇小说: 侦探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 侦探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6955 号

“蓝斗篷”侦探系列

美丽无罪

彭祖贻 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 361004)

福州七二二八工厂印刷

(福州市鼓屏路 33 号 邮编: 350001)

开本 850×1168 1/32 9.125 印张 207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610-741-X
I·135 定价: 12.7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侦探与当代英雄

——序“‘蓝斗篷’侦探系列”

林 焱

1

中国的侦探文学不仅博得国人的喜爱，在世界上也广有影响——这指的是中国古代的“侦探文学”即“公案小说”。有不少外国的侦探题材文艺作品取材于中国公案文学，或者模仿中国古代公案文学的格式，援用公案小说中所表达的深厚的文化意味。比如荷兰作家罗伯特·梵·古利克的“狄公案”系列侦探小说，就完全模仿我们古代的公案小说。

中国公案小说的成熟要比西方侦探小说早得多。外国文学史首推爱伦·坡为侦探文学的鼻祖，而中国的公案小说《包龙图判百家案》（成书于1594年即明万历年间）比爱伦·坡的创作早了350年。从侦探小说特定形式的成熟、从人物塑造的完整性、从情节的丰富性来看，包公案比爱伦·坡的小说都高出一大截。更遑论《包龙图判百家案》一气推出100个公案故事，而爱伦·坡《述异集》中算得上侦探题材的也不过十个左右。

然而，当世界各国的侦探文学群雄并起、万华竞发之时，中国的侦探文学却出现一个相当长的断裂期。近年，我国当代侦探题材文艺作品出现了不少令读者与观众欣喜之佳作，但置于开放的文化格局中，放在当今世界侦探题材文艺作品的同一水平线上，

仍显见其不足。当然，各国文化自有其侧重和旨向，不能在同一量级的竞技台上比出个绝对的输赢；而面对着大量翻译进来的侦探文学以及侦探题材的影视作品，还包括更多的不用翻译就直接通过各种传媒进入我们大众视野的作品，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力量进行一番检阅并做好下一步较量的准备。

鹭江出版社推出的“‘蓝斗篷’侦探系列”荟萃了我国侦探小说创作的10部作品，恰与群众出版社新近出版的10部《当代侦探推理小说文库》一南一北相呼应。如果经年坚持这样的南北唱和，可以预期我国的侦探文学创作一定会重现公案小说的辉煌。

我国文学创作正处在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时期。文学观念与创作的重新调整是必然的趋势。这一次调整与80年代中期作家的自觉全然不同，我们所面临的文化市场格局强迫作家们进行新的选择，也就是说，这次的文学观念调整带有相当大程度的非自觉成分。

当坚持文学现代性的“纯”小说困守于日渐窄小的地盘，当粗陋的文字产品日渐膨胀并败坏大众读者的文化知觉，“‘蓝斗篷’侦探系列”的一些作者们试图拓展出中间地带——既坚持“纯”文学的思考与审美意义，又使广大读者乐于接受。

2

我国的侦探文学与国外“同行”相比，可以看出技巧技术、生活色彩等方面的弱项。有人认为这些因客观条件不可改变的弱项，注定了我国侦探文学的不能“出彩”。这虽也有一定道理，但并没有把握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是，在当代文艺作品所构建的整个世界格局中，侦探人物应该如何定位？我们说的是文艺作品所构建的世界格局，是一种“假定”的社会环境，而不是指现实生活；所以我们所讨论

的侦探人物的定位，也是在文艺消费意义上“假定”性的定位。

我对此的理解是，侦探人物是当代英雄，这是我对文艺作品中的侦探角色的定位。

每一时代的叙事文学作品中，都有某种身份的人物充当英雄的角色。各民族的远古传说中，神总是主宰世界的英雄。后来，在历史演义、史诗传奇作品中，只能由帝王将相，或者敢与跟帝王将相对抗的人物才称得上英雄。西方文艺复兴、启蒙主义运动后，有一段时间里平民人物成为叙事文艺作品中的主角，即与传统的英雄品格相反的“反英雄”形象——比如“流浪汉小说”中，就以社会地位最卑微的人物为“英雄”，这与中国民间故事中的济公等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俄国文学中，创造出最早的“多余人”形象的作品竟是以《当代英雄》为名。可见“英雄”这个称号一度陷入过于强调平民意识的庸凡化的社会情绪中。

这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虽然给人类带来许多不幸，却也带来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主义的复苏。无论是描写统帅人物的史诗式作品，还是“战壕文学”等记述普通士兵的文章，都在追寻新一代英雄的精神风姿。

又经过半个世纪的冷战，经历着世界格局的不断重组，经由各种思潮的风云变幻，文艺作品中的“英雄”的接力棒传到了侦探人物的手中。

一部著名的英国侦探小说题为《要不要告诉总统》。描写美国新一任总统刚刚上台，就受到严重的人身威胁；当然，同时受到威胁的是国家的安全。作品的主人公不是总统，而是联邦调查局的年轻特工麦克。这个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特工解救了总统，解除了整个国家所面临的危机。这部侦探小说除了题目很耐人寻味外，还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身份——杰弗里·阿切尔在当小说家之前，曾经是英国下议院最年轻的议员。也就是说，作者弃政

（或离政）从文时，他心目中理想的拯救世界的人物，不是政坛巨擘，而是侦探式的人物。

胆魄过人、救难拯厄的侦探人物，在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中涌现。侦探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不靠组织与调动军队、使用先进武器大规模歼灭敌军，而是发挥自己的智力与勇气，用巧妙的手段发现凶犯与消灭凶犯，从而制止战争与大规模的杀伤性行为。这样的人物，成了人们的崇拜对象。

如果稍作考察，就不难发现，新近世界各国的文艺作品中，侦探人物成了匡扶人类正义、把握世界命运的主要人物。这虽然只是一种“文艺”的、娱乐消遣式的假想，但毕竟也反映了文艺创作的一种流向，反映了人们思想评价和理想情绪的一种走向，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秩序重构的关注，反映了人们对匡扶正义、维持世界和平秩序的期望。

这当然不是一种对待社会现实的态度，而只是一种天真的、理想式的情绪，就像古代初民相信“神”会制服“恶魔”，给人间带来永久的安宁一样。在文艺作品中，这种“返童”式的天真的情绪增加，应该说是人类对自己命运的信心的增强。侦探文学作品中包括着人们对安定的世界秩序的期盼，对正义与公理的呼唤，而实现这种期盼，回答这种呼唤的，就是有智有勇有胆有识，也总有一些小毛病的侦探人物。

及至庞大的核武库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着全人类的命运，及至恐怖组织以非常规的手段残暴地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制造重大的危机，及至人类的生存受到各种潜在的、致命的不安全因素（如生态、生化、人工智能等）的侵扰，及至人们发现外部自然世界中存在的令人无法抗拒的力量（如大规模自然灾害、甚至外层空间的入侵者），人类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担忧日益增加。人们希望有更强大的力量来维持这个世界的安宁，希望

除国家元首、军队、法律之外，还有更可靠的方式保护着生活的安全。这种期望，也就是当代英雄——侦探人物越来越被神化的理由。他们经常能完成总统、军队、以及司法机构所不能完成的“平暴安良”的艰巨任务。

3

侦探人物成为当代英雄的另一个条件是，侦探人物所担负的使命的改变。早期侦探人物的“用武之地”，多半在于追寻被窃的珍宝，破获人命案。福尔摩斯的放大镜就是早期侦探人物所具有的功能的典型“意象”。也就是说，早期的侦探善于发现日常生活中细微的、人所未见的“蛛丝马迹”。中国的公案人物，实在比早期外国的侦探气魄大得多，包公动不动就跟皇亲国戚较量一番。包公所用的三个铡，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可以说是中国公案人物的“意象”。铡刀一放在公堂前，坏人的脑袋搬了家，正义就得到匡扶与伸张。“铡刀”与“放大镜”这两个意象有很大的差别，但都说明早期侦探的基本任务是识别与铲除社会中的个别坏人。

当代侦探的任务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除暴安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也还是他们的职责，但更重要的是维护国家与整个世界安全。也就是说，侦探小说的关注点，已经从对具体的个别公民的生命财产关心，转移到对整个世界安全的关注。这是侦探文学的一个极其有价值的思潮，是通俗文学价值观念的一次大的提升。

在雅克·安多瓦纳的小说《帝国银行劫案》中，罪犯窃掠了日本东京帝国银行的上百万钱款。这部背景发生在二战后的侦探小说，想像力是很大胆的。小说另一个独特的构思是，最终没有发现真正的罪犯，当然也不能弄清楚罪犯的真正目的。不能侦破的案件，不能弄清的犯罪目的，这使侦探的眼前出现一片空白，出

现盲视区。空白与盲视，正是侦探目标与任务发生转移的一个起点。

在后来的侦探作品中，侦探的使命常常不局限在保护财产、保护个别人的生命安全，而是将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重任担负起来。美国伏尔特·韦杰的小说《电话行动》中，克格勃的战争狂人窃取美国的核战略设施机密，其目的在于毁灭西方世界。在巴拉德的小说《第四帝国行动》中，虽然几个国家的特工是围绕着一只存在瑞士银行里的金老虎展开追逐，真正的目的却在于制止德国纳粹力量重新将世界带进战争火海的阴谋。

这样的构思，人们已经屡见不鲜了。但也许并没有想到，这样的构思，侦探任务的移位，包含着怎样的社会情绪倾向？我们的侦探文学，是不是也可以对人类共同的命运，对共同的社会情绪倾向加以关注和表达？

4

侦探人物成为当代英雄的另一个条件是，他们所拥有的以及所面对的，是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当一种新的科技理论刚刚诞生、一种科技成果刚刚出现时，最先使用它们的，或者是侦探，或者是侦探的对手——犯罪分子。这里当然指的是在文艺作品所虚构的世界里，在大众所能接触到的直观的知觉对象中。

比如日本新干线铁路通车，这无疑是科技新成果。当人们正在享受这一科技进步的产物时，就出现了以新干线为背景的惊险作品——恐怖分子在列车上安放了炸弹，列车只能以高速前进，一放慢速度就会导致爆炸。这个设想的本身就是源于民众对科技成果的一种隐忧。而解除这个灾难，使高速列车安全运行，保护了新干线铁路的，是特工侦探。

这就是侦探成为当代英雄的一个实例。在大众的视野里，科技人员没有成为英雄，政界领导人没有成为英雄，军人也没有成为英雄，而侦探成了英雄。当然，这只是在假定性的、文艺作品所虚构的世界里的价值判断，而不是对真实世界的价值判断。这种从文艺作品所虚构的世界里得到心理安慰和假定性满足的社会情绪，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需要的——即使在文明程度非常低下的社会里，人们也需要虚构出自己这个地域、这个群落的保护者。在高科技时代，侦探人物对科技的熟练掌握，既是创作者赋予他们的一种几乎与生俱有的才能，也是一般民众所希望、所乐于承认的事实。

近年来，电脑技术的发达，给人类的生活带来许多新的景观。但不可否认，一般民众，甚至包括电脑专业技术人员，对电脑在人类生活中会带来哪些福与祸，都抱着疑惑与隐忧。在这种社会情绪氛围里，侦探人物在运用电脑造福人类、制止犯罪等方面，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在近年许多侦探题材作品中，常常离不开电脑技术的运用——这是任何其他题材作品所没有的一种独特的现象。这个现象说明，侦探作品中的侦探人物是高科技的化身，或者说是高科技的代言人。

大名鼎鼎的邦德——“007”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英国通俗小说家伊恩·弗莱明于1958~1964年间创作了“007”间谍题材小说系列，据称是以双面间谍达斯科·波波夫（1912~1981）为模特儿。1962年，英国埃恩电影公司根据伊恩·弗莱明的小说摄制了第一部詹姆斯·邦德的影片《007 追赶 NO 博士》。及至1995年，布丁·坎贝多导演的新的“007”系列影片《黄金眼》（后来还有以香港为背景的续作）。从“007”半个世纪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邦德操持的武器，不再是早

期小说与影片描写的冲锋枪、匕首，而是激光武器、太空武器；他的侦察工具、通讯工具不再是潜望镜、传真机之类的玩意儿，而是电脑机群、国际互联网络；他的交通工具也不再可能是客运火车，而是子弹列车、轻型超音飞机；他所要截获的不是一份情报或情报的传送工具，而是太空武器的枢纽设施。

可以相信，今后任何一种新的科技成果的出现，都会被（虚构世界里的）侦探所首先占有和运用。这也是侦探之成为当代公众心目中英雄的一个重要条件。

5

侦探文学的成功，有很多因素。投合社会民众最敏感的、最迫切的心理需要，则是诸因素中最重要的一条。

当然，中国的侦探小说，未必要步国外同类题材作品的后尘。中国侦探人物的英雄主义的表现方式，也未必要向外国“同行”学习。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优秀的侦探题材文艺作品。我们可以预知，在我们优秀的侦探文学作品中，一定能塑造出让民众崇拜的当代英雄形象。

希望有朝一日读者将像记住“包公案”一样，记住“蓝斗篷”。

月光下的红裙女人	(1)
忧郁的萨克斯	(85)
山谷中的箫声	(131)
古仁巷奇案	(177)
美丽无罪	(207)
后记	(275)

月光下的红裙女人

—

我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无神论者，但似乎在冥冥之中有一种魔法，使我神差鬼使般地走进了市美术院冷寂的大门。

我要去找俞白。

每当我烦恼到极点的时候，或者是兴奋、痛苦、寂寞到极点的时候，我便会去找俞白。至于见了他之后，海侃一顿之后，或两个人守着一袋五香花生米喝上几瓶啤酒之后，能否化解开心中的烦恼、痛苦和寂寞，只有我自己才能体验出其中的滋味。

我是被一件奇特的命案弄得头昏脑胀之后，才想起俞白来的。

俞白是个天才的艺术家，是个聪明和幼稚兼而有之的那种艺术家。

我和俞白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就在一起，后来，他考上了美专我进了警校，再后来，又一起被命运之神扔到了本市。虽然彼此职业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单身汉。

我无论如何都不曾料到，这次造访，竟然将他用自己的美学观营造起来的宫殿，一下给轰倒坍塌了。

二

油画板上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俞白指着那幅画问我：“怎么样？画得如何？看仔细点，站远一点，对。谈谈印象。”

“就像看太阳，中午的太阳，”我说，“看到的尽是耀眼的光芒，却看不到太阳的本身。”

俞白听了，兴奋地猛击一掌：“这就对了，我要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笑容。至于脸上的表情，眼睛的神态和性格的刻画等等，统统都不重要。嘿，哥们，你懂艺术！”

“你在哪里找到的这个光芒四射的尤物？”我指着画上的那张笑脸说：“真的很青春，很有魅力，你他妈的是不是在猎艳？可要小心些哟，如今的林妹妹宝姐姐们可都是些不好惹的主儿。”

“俗，特俗，”俞白忽然变得庄重起来，一脸正经地说道，“你这观点俗不可耐，难道表现美就非得占有美吗？美，就是世界。无论谁都不可能占有世界。包括耶稣和释迦牟尼，他们的信徒也只是世界人口的一部分。”

我怔怔地望着他，心里说，伙计，你今天有点儿邪门。

“雨果说过，‘美只有一种典型，丑却有千种’。”他又补充了一句，以加重自己主张的分量。

“对，对，哥们，我算是服了你啦。你是在用美学观点来指导创作的。所以，这幅画的笑容画得特别漂亮，比蒙娜丽莎永恒的微笑还要永恒。”

他听了，溅着几点油彩的脸上露出了仅次于蒙娜丽莎那样的微笑。

我甩过去的高帽子已经发挥作用了。

“‘美的至高无上的部分，无法以彩笔描出来’。你知道是谁说的吗？是培根。”

我连忙点头，又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五香花生米、牛肉干。将桌子上的瓶子、画笔、盘子、刷子等物件向一边推了推，开垦出一小块空地来。我今天一定不能惹他生气，因为我有求于他。

他用工作服擦了擦手上的油彩颜料，打开冰箱，取了四听青岛啤酒。

“不是我捧你，在你们这行当中，我最佩服的是你。”我看到他仰头喝啤酒时喉结一动一动地，挺好玩的。我试探着说：“尤其是你的临摹功夫和画素描的基本功。”

“哪里哪里，那是搞美术的基本课程。”

“不，不，去年市北区杨老师9岁的女儿失踪了，家中又失火，你根据他父母和邻居对她相貌的叙述，临摹了她的画像。通报出去不过一个月，就在江北找到了她，还挖出了一个贩卖儿童的犯罪团伙。怎么，你忘了？”

他笑了笑，脸颊上红红的。俞白不胜酒力，再下点功夫，他便会就范。我又给他开了一听啤酒，继续给他戴高帽子：“俞白，说真的，我很佩服你，你的画笔就是打击犯罪的武器，我真想……”

他的两个指头捏一颗花生米定格在半空中：“等等，你今天是不是又要逼我画临摹像？”

“你算说对了。有个案子由我牵头来办，可我似乎走进了死胡同，还需要你的画笔来指点迷津，解救危难。怎么样，伸出援助之手吧。”

俞白哭丧起脸：“那一次是偶然，再说我的画笔是为美而存在的，我决不去画丑的东西，更不去画罪犯！”

“帮帮忙吧，谁叫咱们是不掺水分的哥儿们呢？”我又给他开

了一听啤酒。他摆了摆手，想说什么，大约是一时没找到合适的词，哑了。这个书呆子画家。

我把啤酒罐又重新塞进他的手里，还拾起一支长柄画笔，在颜料盘子里蘸了蘸，说道：“我跟你说了吧！你要是不帮忙我就不走了。不光不走，还要把你的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变成神秘的悲哀，只一笔就行了，你信不信？”说着，我就要往画布上抹。

“别别，”俞白连忙告饶，他用布遮住画，无可奈何地说道，“我答应你，下不为例。这幅作品参加全省首届画展，说不定还会获个什么奖呢。”

“就凭这张光芒四射的笑脸？”我撇了撇嘴。

他点了点头：“你严肃点好不好？说真的，我画了不少肖像画，最满意的，就是这一幅了。”

我掀开画布，又仔细端详了一会画面，我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俞白一听，笑了：“所有美丽的女人都可能让男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又是哪一位先哲说的？”

“未来的美术大师——俞白。”说着，他很得意，望了望那张被遮住的笑脸。

我似乎听见一种窃窃的笑声从画布后面传出来。那是一种讥笑声。

当然，这是我的第六感觉。

三

我陪着俞白一连走访了七名目击者，他们分别叙述了在农历八月十五日那个明媚的月夜里所见到的那一男一女的情景，所有

的证人也都想叙述得详细一点儿。但对于俞白来说，效果却不理想，因没有哪位证人能肯定地表述出与其擦肩而过的那对情侣的眉眼儿。

俞白后来提供给我的画稿是一个红衣女郎长裙飘逸翩然而行，而面部竟是一个椭圆的天鹅蛋形轮廓，五官全是空白的，连头发的长短都未描画，使人有一种魔幻的感觉，反而给这件案子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俞白觉得挺受委屈，他说：“上一次的摹拟像之所以清晰逼真，是因为小女孩的家人、邻居说出她的具体相貌，而这一次的七个证人能给我的都是月光下的朦胧，我当然也只能画出朦胧。”

看来，依靠俞白的临摹画去寻找线索显然是行不通了，而那对俊男倩女在月光下所发生的悲惨血腥的故事，只有靠我们自来诠释出谜底了。

死者是一个叫张和田的青年男子。

农历八月十五的那一天夜里，他开着一辆红色的桑塔纳小车出了城，停在市郊的马路边上，无人能证实红裙女郎是怎么出现的。可以猜测是与张和田一道从桑塔纳车中走出来的，也可以想像是事先就等候在马路旁边的。最早的证人看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双双离开了大马路，正沿着一条土质机耕道向田野走去。第二第三证人说，他们看见一位穿西装的青年男子和一位穿红裙的女人。他们走了大约二百多米，便在一块棉田和一块稻田之间的田埂上坐下了，融进了溶溶的月辉之中。后来的证人分别讲述了见到的情景：他们坐在田埂上，相偎相依着，时间均在上半夜。因为中秋的月亮还没有升到中天。他们在这里呆了一个多小时，谁也不清楚他们在这里谈论过什么，大约在深夜 11 点至 12 点之间，张和田就死了。他倒卧的位置是在田埂的下面，半截身子在稻田里，上半身斜偎在田埂上，两眼瞪视着天空，一副迷惑不解的样